

范小青

著

桂香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 
JINJIANG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

# 桂香街

范小青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桂香街 / 范小青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  
ISBN 978-7-5399-9192-4

I. ①桂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3009 号

书 名 桂香街

---

著 者 范小青

责任编辑 汪 旭 牟盛洁 黄孝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375

字 数 369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192-4

定 价 36.00 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引子

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桂香街，那就从桂香街开始吧。

桂香街上有座大宅院，那是贵潘的老宅。贵潘是南州的名门望族、官宦人家，历代科举考试中，这个家族出过状元、探花，翰林、举人则不可胜数，曾有“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”“天下无二家”之称，其门第之显贵，不仅在南州，即使在中国家族史上，也属罕见。其中最稀罕的叔侄两人，叔叔潘学澜，参加会试，成绩优异，颇受主考官赏识，眼看可以夺魁问鼎，结果却因故没有赶得上保和殿“御试”的时间，错过机会，也因此被冠以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之名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牛啊！

其实潘学澜并没有那么牛，天子呼他他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到的，只是因为有人使坏，故意让他弄错时间而迟误，潘学澜眼睁睁地葬送了大好前程，虽然最后也会有个一官半职，却与殿试的期许相去甚远。

不过这潘学澜并无半点懊悔，在外当官没几年，就返回老家，读书藏书，吟诗作画，其乐融融。

谁又能保证，如果当初他准时赶到保和殿考试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。

到了他的侄子潘桂芬考试时，这会儿他长心眼了，准时到达保和殿，果然大得皇帝青睐，当场御笔亲赐“折桂”二字。

潘宅早先并不叫桂树园，因为宅院很大，也曾种植了各种名贵花木，自得皇帝亲赐的“折桂”，潘氏赶紧当院移栽了两棵上好品种的丹

桂树，并给潘宅改名为“桂树园”，自此，潘家老爷坐于廊下，念读古诗词，“何不中央种两株”，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，看着当院种下的两棵桂花树，心里那个爽啊！

这桂花树原本长在西南一带，南州并不多见，潘氏移栽时，还担心桂树水土不服，有碍生长，却不料两棵桂树，植根于南州大地、潘宅泥土后，如有神助，冒尖先进，每年秋季，其香既浓郁又清淡，从潘宅溢出来，飘满了整条街巷，潘家且敞开大门，任街坊邻居进来闻香，也可摘掉过于密集的一部分桂花，以便来年生长的空间更大。

这样一条桂香飘逸的街，再叫原来的名字，实在不相符合了，桂香街名便应运而生了。

从桂香街开始，南州人开创了喜爱种植桂树的风气，由于桂树的茂盛，桂花的繁华，以桂花相佐的南州糕点食品小吃的名气日益增长，久而久之，这里就形成了美食名吃一条街，街上名吃小店遍布，名吃品种众多，不仅南州人人向往之，连远方的客人，也都慕名而来。

潘家的末代大少爷潘伯煊，生于一九四七年秋天，从吃奶起，就拌着桂香在生长，长到两岁时，竟已经能够和家里的下人一起，用桂花做出各种点心食物饮品：桂花糕、桂花圆子、桂花糖藕、冰糖桂花、桂花酒、桂花茶、桂花酱、桂花蜜，那些年的桂树园大宅子里，怎一个“桂”字了得。

在一九五八年私房改造前，潘家人一直住在老宅，除了接纳了几户外来的远亲和一些下人的家眷，别无他人。私房改造时，桂树园定性为经租房，潘家老小挤进了两间小厢房，其他房屋全部由国家出租给经济困难无房可住的人民群众。

潘家人养尊处优惯了，哪有什么工作能力，个个手无缚鸡之力，家庭几乎没有了收入，改造前还能靠房租生活，改造后就全无着落了，潘伯煊的一个叔父，流落到公园拉二胡，任人赏一两个小钱，也和乞丐差不多，另一个叔父则靠出卖家中旧物生存，也基本上是苟延残喘了。

虽然家道彻底掉落，但大少爷潘伯煊却还算说得过去，到底是大户人家的胚子，潘伯煊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已经人高马大，比人家十七八岁的男孩长得更像模像样，他的厨艺也已精进，于是瞒报了年龄，改了名字，凭着出色的手艺，找到了工作，养活家人。

潘伯煊有个妹妹，生于一九四九年，取了个新名字，叫潘红旗。潘红旗靠着大她两岁的哥哥做厨子养大，上学，都说她运气好。可是运气这东西很任性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要逆转就逆转，潘红旗上到高一的时候，到农村插队去了，反而是辛苦养家的哥哥因为早就参加工作，可以留在城市。

潘红旗插队农村，有一个恋人叫江左，同是插队知青，但是为了前途他们不敢公开恋情，更不敢结婚，后来命运又出现波折了，潘红旗大家闺秀的气质迷倒了大队书记的儿子，父子双双展开猛烈的攻势，潘红旗和江左一急之下，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，怀上了孩子，大队书记那边，也就偃旗息鼓了。

这个未婚先孕的孩子生于重阳节，取名江重阳。江重阳生下来就是一个小农民，一直到他六岁时，命运又逆转了一次，赶上了知青大返城，潘红旗和江左终于回到南州，江重阳也跟着回来了。

潘红旗和江左分别进了棉纺厂和晶体管厂，日子逐渐正常，江重阳长大了，读书了，考上大学了，谈恋爱了。

# 目录

引子 \ 001

- 一 林又红与江重阳 \ 001
- 二 厨房及生活的细节 \ 023
- 三 蒋主任是谁? \ 036
- 四 一场闹剧 \ 046
- 五 买菜 \ 067
- 六 消失的凉皮 \ 082
- 七 又是蒋主任 \ 094
- 八 病故 \ 112
- 九 阴魂不散的蒋主任 \ 127
- 十 突发的凶案 \ 135
- 十一 水落石出 \ 154
- 十二 林主任与林不主任 \ 174
- 十三 小妖精 \ 190
- 十四 江重阳回来了 \ 203
- 十五 小吃街 \ 219
- 十六 林又红的梦 \ 228
- 十七 新来的“将军” \ 240
- 十八 桂香街的未来 \ 255

- 十九 扩建居委会 \ 270
- 二十 暴雨之前 \ 290
- 二十一 低保 \ 306
- 二十二 牛肉风波 \ 322
- 二十三 初恋咖啡馆 \ 335
- 二十四 举报 \ 353
- 二十五 潘师傅的桂花糕 \ 373
- 二十六 “桂香精神” \ 388
- 二十七 真相大白 \ 401
- 尾声 \ 411
- 后记 \ 415

# 一 林又红与江重阳

大学里的恋爱，那可是品种齐全花式多样，应有尽有，不应有的也都有。即便如此，江重阳和林又红之间的那一场，也算得上是轰轰烈烈，一路跌宕，一会儿高潮迭起，一会儿坠入深渊，直至最后双双壮烈牺牲。

事后，大家一边感叹世事无常，一边分析事故原因，一致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性格决定命运，这两个人，性格太相似，无法互补，只能犯冲，两张嘴巴一样的厉害，两个性子一样的倔强，两个脾气也一样的急躁，还有两股一样不服输不低头的蛮劲。

可惜他们用错了对象，把恋人当成了敌人，最后肯定是同归于尽，彻底完蛋。

曾经在争吵得很厉害的时候，谁也不让谁，一说话就开始伤人，林又红不管不顾就攻击江重阳的家庭了：“江重阳，你有没有家教，你家大人是怎么教你做人的？”

江重阳气急败坏地反驳：“林又红，你有教养，你家高级知识分子，还大学老师？还科学家？就教养出你这样的泼妇？”

林又红道：“哦，对了，我倒忘了，你家大人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自己吧，下岗工人，没有上过中学的中学生，只能培养出你这样的恶俗刁民！”

江重阳哪能服软，强词夺理说：“我父母虽是下岗工人，但是我外婆家，那可是显贵人家，南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——”

林又红立刻嘲笑不已：“哼哼哼，南书房？南书房在哪里呢，还有

北书房、东书房、西书房呢吧？”

其实“南书房行走”是古代的一个官名，并不是指某人家有南书房，更不是指家里人在南书房里走来走去，可是林又红哪里知道，连江重阳也不知道。他能听懂人话那时候，父母亲都在乡下种地呢，言语谈吐之中，完全是乡下人的口气，今年做了多少工分，能够分到多少口粮之类。等到全家回了城，老宅早已经破旧不堪，并且挤进了几十户人家，被切割得面目全非。潘红旗虽然身为老宅的女儿，却根本就没有回得进去。

还没等江重阳长大成人，还没等江重阳懂得什么叫乡愁，什么叫旧居，桂树园已经从这个地球上彻底消失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城市改造的大高潮掀起来了，桂树园因其位置而首当其冲，拆除后在原址上建起了南州最早的商业大楼——南州第一百货商场，潘宅里的那两棵桂树，又移栽了一次，挪到了桂香街附近的街心公园，茂盛依旧，桂香依然。

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江重阳和桂树园是没有关系的，很长时间内，他甚至都不知道母亲家曾经有那么一座老宅院，曾经有那两棵桂树。

我们可以为他设想的唯一一种可能，就是六岁那年，刚刚回城的父母亲，带着他来过老宅，他们在老宅门口朝老宅里边张望，但是他们没有进得去，那老宅已经不属于潘家。

可是六岁的记忆，江重阳没有保留下来。所以，到底有没有来过那座曾经的老宅，江重阳是无法确定的。

只是在后来的漫长的时日中，从母亲口中，江重阳点点滴滴地听到一些有关老宅的信息，比如那两棵桂树，比如“南书房行走”这样的说法，关于南书房，江重阳的想法自然和林又红是一样的，以为南书房就是桂树园里的一间书房，而且一定很大，要说行走，但凡小一点的书房，你是无论如何也行走不起来的。

江重阳在和林又红的战斗中，理屈词穷了，竟然把从来不曾存在

于他生活中的南书房也抬了出来，再一次遭到林又红的嘲笑，江重阳急中生智，想到一句老话，赶紧又强调说：“饿死的骆驼比马大！”

林又红伶牙俐齿，快速反应：“饿死的骆驼绝不如一匹活马，更何况，江重阳，你搞清楚了，你手里可没有饿死的骆驼，你那骆驼连骨架连血肉连皮毛都不存在了，你竟然想着拿一个不存在换一匹活马，做梦吧你。”

他们的争执完全是无意义的，和他们的恋爱也已经完全没有关系，只是两个人的个性都那么的执拗，都不肯服输，结果话题扯得那么无聊，活像一匹脱了缰绳的马，越跑越远了。

他们的同学，都在旁边偷笑，瞧这两个人，把无趣当爱情，把无聊当认真，真是服了他们。

也有的同学，从他们身上警醒着自己的言行。

还有的同学，心怀鬼胎，小心观察，等待时机。

历来是旁观者清，当事者迷，江重阳和林又红乐此不疲，继续战斗。

现在江重阳换了一种方式，以退为攻：“林又红，你就不能让着点我，我好歹是个大男人。”

林又红立刻针锋相对：“江重阳，你就不能让着点我，我好歹是个小女人。”

江重阳也是锱铢必较：“你还小女人？你这个小女人，能把一个大男人气死过去。”

林又红不屑说：“能被气死过去的，绝不是大男人。”

真刀真枪还是谁也干不过谁，江重阳再换一个频道，好言规劝说：“林又红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强悍，你对我温柔一点不行吗？”

林又红脸色铁青：“原来你要温柔型的，有啊，我给你介绍。”

江重阳毫不相让：“你介绍，我要。”

你以为林又红不敢。

林又红真敢。

她的同学闺蜜俞晓，就在旁边看着他们吵架，正吓得小心脏怦怦跳，林又红顺势把俞晓往江重阳面前一推，说：“在这儿，拿去吧。”

江重阳就当着大家的面，一把抱住了俞晓。

俞晓娇小羸弱，被江重阳搂在怀里，几乎连人都不见了。

你以为江重阳不敢。

江重阳敢。

俞晓胆小，竟然吓哭起来了。她瘫软在江重阳怀里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，这是她最最心爱的男生，但她始终只敢偷偷地爱着。

林又红，班长，聪明，能干，学习成绩优秀，性格爽朗，心地善良，心直口快，乐于助人，爱管闲事，在这样一个林又红的强大的气场之下，哪有俞晓一丁点的气息，俞晓几乎就是一只无声无息蜷伏着的猫。

都以为他们在闹着玩呢，谁不知道恋爱那些事，今天分手，明天和好，今天要死要活，明天又幸福得一塌糊涂了，这都是恋爱的人干的事嘛。可是这一次，事情的走向似乎失控了，两个同样要强的人，同样不能低下高傲的头颅，始终不能低下高傲的头颅，自从江重阳当着林又红的面抱住俞晓后，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交流过一句话，偶尔路遇，完全就像陌陌生人了。

倒是林又红的另一个同学赵镜子实在忍不住了，她完全不敢相信这种儿戏似的爱情，也不能忍受这种儿戏似的爱情，她颤抖着声音问林又红：“林又红，你真的？”

林又红心如刀割，但嘴上哪能服软，强硬地说：“什么真的假的？”

赵镜子的眼睛一下子红了，眼泪在眼眶打着转。

林又红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你多什么情？”

一场人尽皆知、众所瞻望的恋爱，忽然间就改变了航向，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急速驶去了。

不明真相的人，都以为俞晓是第三者插足，当事人却是心如明镜，如果俞晓真是第三者，那也是林又红亲手把她发掘出来，又拱手

给自己的爱人快递过去的。

林又红又何尝不知道是她自己亲手把自己的心撕裂了，她太自信，太自以为是，一直到最后，她还坚信，江重阳不会和俞晓走到一起，江重阳只爱她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，吵吵闹闹，不会伤感情，即使推出个俞晓，也不过是多加一个考验而已，她永远是胜券在握的。

原因只有一个，她只爱江重阳，江重阳只爱她。

她错了。

一个“只”字算什么，什么也不算。

江重阳留在她心中的最后的形象，就是他紧紧搂着俞晓，俞晓在他怀里哭。

那个时候，林又红并不很清楚江重阳是贵潘家的外孙，其实即使林又红知道，又能怎样，林又红，注定就是持着爱情不问出身想法的那种女人。

爱情不问出身，这里就有问题啦，不问出身，不查三代，就不知道你对象骨子里流淌的什么血，脾性里长的什么古怪。

江重阳比林又红高两届，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市食品药品检验局，等到林又红她们毕业时，面临机关事业单位招聘，林又红成绩好，从来不怕考试，所以她可选择的余地还是相当多的，赵镜子知道了林又红的报名情况，十分着急，追问林又红为什么不报市局，林又红以为赵镜子是明知故问，正想呛白她，赵镜子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赶紧说：“你以为江重阳还在那里？”

虽然已经事隔两年多，“江重阳”三个字，仍然还是重重地击痛了林又红，林又红忍着心口的疼痛，轻蔑地说：“谁？不认得。”

赵镜子叹息了一声，告诉林又红，两个月前，江重阳已经调到市政府去了。

林又红盯了赵镜子一眼，嘴不饶人地呛白她说：“你消息倒很灵通啊，不会是你又接替俞晓上位了吧。”

赵镜子不和林又红一般见识，她淡淡地笑了一下：“我只是觉得，

你业务强，不应该放弃，市局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”

赵镜子的宽容淡然，反而搞得林又红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但她还是接受了赵镜子的建议，非常顺利地考进了市局，进单位的那一天，她被领到食品安全监督处，有一张空着的办公桌，林又红心里知道，这是江重阳的办公桌。

过了不久，就传来江重阳和俞晓结婚的消息，他们的结婚请柬，是赵镜子带来交给林又红的，不等林又红责问，她赶紧告诉林又红，在请不请林又红的问题上，江重阳和俞晓发生了矛盾，江重阳不想请林又红参加，俞晓却一定坚持要林又红参加，最后两人不欢而散，俞晓悄悄地拜托了赵镜子，希望她一定把林又红请来。

林又红当场就把请柬撕了。

赵镜子看着扔在地上的撕碎了的请柬，又忍不住了，说：“林又红，你真的？”

林又红冷笑一声说：“什么真的假的，你以为我心里还有他，他连——”她明明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，赵镜子岂能不知，干脆停下不说了。

赵镜子对她的心思了如指掌，苦口婆心地说：“林又红，你心里明明白白，他一直爱着你，他为什么不想你参加他的婚礼，他心里还有你，而且，只有你——林又红，你干吗这么倔，你自己害苦了自己。”

赵镜子的眼眶又红了。

林又红生气地嚷道：“赵镜子，你干吗，你这是心疼谁呢？心疼我吗，还是心疼江重阳，或者，是在心疼你自己？”

他们婚礼前一天，俞晓突然来找林又红，一见面，俞晓就哭，林又红尖刻地说：“你要结婚啦，你高兴地哭啦——哼，还真有高兴地哭起来的人啊，头一回见，开眼啦。”

俞晓抽抽搭搭说：“你还爱着他？他还爱着你？不会吧，这不是真的，林又红，求你了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！”她见林又红拒绝回答，又急着说：“是赵镜子告诉我的，可是我不相信，我不敢相信，我不

能相信——如果是真的，我，我怎么办，我，我没法活了——”

俞晓泪流满面，痛哭不止。

事情就这样划上了句号。

林又红和江重阳，一对活宝，都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货，走到这一天，活该了啦。

可是他们并没有成为路人，他们无法就此别过，他们学的同一个专业，他们今后还会有很多纠葛的。

赵镜子去了干部疗养院，专门负责食品保健，而俞晓，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专业，她选择了改行，到一家宾馆当了项目经理，仁闺蜜间的纠葛，也仍然没完，说不定，才刚刚开始呢。

宋立明的出现，似乎是老天给林又红的最大补偿，宋立明的性格和江重阳恰好相反，他温和敦厚，宽容大度，从来不会得理不饶人，在任何事情上从不主动表现出自己的主见，只有一件事，他是永远明确的，永远不会改变的，那就是对林又红的态度，言听计从，处处相让，和宋立明交往后，林又红被自己割破的伤口似乎渐渐地痊愈了，她的人生也重新步入了正常的轨道。

林又红在市局表现出色，工作几年后，就把资历差不多的同事甩到很远了，她被破格提拔，当上了食品安全处副处长，在南州市级机关，她这个年龄就提副处长的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
事业上顺风顺水，家庭更是和睦稳定，宋立明一如既往马首是瞻，女儿乖巧玲珑，最擅长的就是拍妈妈的马屁。都说女人生女儿，是为男人生的，结果就是两个女人宠一个男人，但林又红家偏偏例外，他们家是丈夫和女儿都让着她，哄着她，供着她。

林又红还欲何求？

可是，命运他老人家又来出难题了，突如其来的严酷的现实给了林又红当头一棒。

李处长毫无征兆突然被省局调走了，两个副处长，林又红和老薛，措手不及地被裹挟进了激烈的竞争，论资历，老薛比林又红强，可

论工作表现，林又红比老薛强。其实原本老薛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，他自己年纪不小了，而正处长又比他年轻得多，他还能想什么呢。战斗意志消退，再熬一两年，差不多就等着退岗了。可这一纸调令来得如此突然，调走了别人，却把老薛的心搞乱了。

林又红也一样的乱呀。

当然，心乱归心乱，林又红并不糊涂，她多少还是有思想准备的。毕竟李处长的走，事先毫无迹象，简直就是釜底抽薪，即便是局领导，一时半会还回不过神来呢，而林又红和老薛，都有明显的弱项，所以，考虑从其他处室调整安排一个正处长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。半个月来，她一边和老薛较劲，一边分析局里现有的够条件的人物，她甚至把边边角角的人物都拣了起来，逼了出来，一一梳理——食品安全监管处，既是一个管理岗位，又是一个专业岗位，一般来说，不能由只有行政经验没有专业水平的外行担任，也不宜由只有专业而不具备管理水平的人担当——还没等林又红梳理清楚，这个人却已经到位了，动作够快的。

林又红永远不会忘记那一个秋天的下午。

起风了，风从窗外刮了进来，吹动了办公室上的纸张，林又红过去关上窗户，就在她关了窗回过身的一刹那，她的心狂跳起来——江重阳嬉笑着站在办公室门口。

江重阳身边，是局人事处的季处长，林又红顿时预感到什么，心里“咯噔”了一声，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，狂跳着，一直在往下掉，往下掉，不知道要掉到哪样的深渊里去。

果然，江重阳和季处长一起走了进来，不等季处长开口，江重阳就抢先说了：“本来应该局长，至少是分管副局长送我来的，可是今天他们都不在，我性子急，等不及了，季处长，是不是应该这样说？”

季处长不带表情地笑了笑，口气和缓地说：“江处长从政府大机关来，做派到底和我们不一样，潇洒飘逸，无法之法，乃为至法。”

江重阳笑道：“季处长批评我了，怪我不讲规矩，可我也是一番好

心呀，我是急于投入工作嘛。”

虽然林又红早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可是他们处的另一位副处长老薛，反应向来比较慢，一时还没转过弯来，半张着嘴，等着季处长进一步说明情况呢。

林又红无法接受这个突然到来的事实——即使不是她，不是老薛，不是局里的任何一个人，也不应该是江重阳！

怎么会是江重阳？

怎么不会是江重阳？

江重阳毕业于食品专业，是市政府综合处副处长，安排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处当正处长，既提拔了，又放在了专业对口的岗位上。

怎么就不该是他呢。

当然不该是他。

季处长按规矩向江重阳介绍处里的同志，江重阳却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认得，当年我进食品局的时候，老薛是我师傅，老薛，你怎么装作不认得我了？”

老薛到这时候总算是反应过来了，一反应过来，心里压力消失了，老薛的精神气反而起来了，笑道：“嘿嘿，你小子，我当年就知道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你小子果然爬到我头上当处长了。”

江重阳也笑道：“这是丛林法则。”

老薛说：“鬼个法则，你小子曲线救己，到政府部门绕一圈，镀了金，提起来就快嘛。”

季处长马上接上来说：“哦，对了，听说江处长以前也在我们局待过两年，那时候我还没来呢，你先入山门为大哦。”

江重阳也不客气，说：“论年纪我也比你大一点，我是兄长。”

老薛却不给他面子，说：“兄什么长，你最多是个回汤豆腐干，牛什么叉——”老薛说着，忽然就“哎”了一声，先盯着林又红看看，又盯着江重阳看看，再说：“对了，我一直想要问你一个事情的，当年你干